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三

餘杭陳其愨點輯

同社徐楸閱閱訂

樂律

樂辯

劉鳳

徐叟曰。昔聞之江夏云。音出乎聲。聲本乎氣。氣之純。滴聲之升降也。聲之升降。音之和。沴也。氣感而宣之樂。非樂作而可以調乎氣也。是以先

王功成而作樂。故樂者所以象成也。非樂可以定功而著成也。樂之綴兆。視乎功烈隆卑而已。使衰亂之世。奏至德之音。能風乎俗。復崇古之盛乎。否哉。是樂無繫於治也。曰。爽哉。誦樂矣。夫先王曰。禮先樂後。何徒樂云。而謂無益。夫風之於天下。惟無有倡之者。始於微近。克於昭著。遂靡然而成俗。風之所趨。氣不爲之變乎哉。風可移乎氣。謂治忽。不出於聲音之間者。是非達樂。

之情者也。故風風也。上所以導其流。下所以神其應者也。淫蠱之志。慝而滔蕩之音。作滔蕩之音。作而姦逆之氣應矣。莊誠之致。極而中和之音。作中和之音。作而熙淑之氣應矣。風與氣交相變。樂與治迭相應也。故古之治者。必崇乎樂也。叟曰。風成於民俗。氣流爲運會。不可以變者爲適。然而信考擊。可以率鳥獸。干羽可以平亂階也。曰。是豈易言哉。聖王德及上下。篤彌彞叙。

文化漸以開迪。孚格者感兆於未朕。至和之流。通因樂以宣導之也。若徒誘之氣。則消伏可以無庸。奚但樂無事哉。且氣有虛盈。極虞唐之盛。疹戾猶時有焉。故云不可斯須去也。逮衰亂已兆。乖忤已積。憤怨之氣。干逆天造。而方正官懸。考律度。取備樂。而庭奏之。是何異終日厭飫。醇濃而責酒醴。不能醒贖哉。叟曰。夫聲音之變。性術之所爲殊也。雅而淫於妖亂者。作之淫昏也。

淫而比於宮徵者。奏之休德也。使樂可聲傳。是鍾律不亡。而雅鄭不亂也。曰。夫聲不無待而飛。律之調者。固在人也。然扣控揭之器。而求哀厲之響。列俳倡之奏。庶幾三嘆之音。雖使師延命律。后夔操築。尚不能相爲也。顧謂優伶而歌喜起。靡靡而奏之虞庭。無以知其辨者。是何果於非樂也。且叟知宰德。萬有不齊。而氣應隨之。聲歌者。氣之形。無錙髮爽者。而謂氣不足以存聲。

法不足以傳性之蘊乎。然而奚謂開皇方盛而聽者驚其殺氣相并。宮聲往而不復。又以知江都之淪喪者。是非音之流有所感而生其節。固在作之者。而可不究極彌綸哉。叟曰。然以元聲固未嘗亡乎。而器者所以見情也。非情之質也。和象不產。氣日滋黷。嘉應不臻。用不究於咸。若元化得無舛乎。聲烏乎定也。曰。斯義也。歷世疑而未祛也。夫取驗於器。是執象以爲神也。取衷

於聽。是執影而求形也。古法存焉者。尺度權量。尚皆爽繆。况聲音尤微而無所寄。卽謂今和氣未盡融液。蒸化未極熙洽。必俟積德益深。聲將能自定乎。抑亦猶將有待乎。然則妙達終古。洞覽天人。神解律元。性諳聲始者。不待終日而得之矣。叟曰。樂由陽來。聰明睿智。天產也。是皆至清而無累者也。樂官儒林。屯朋篤誨。尚不傳其髣髴。又非傳記方牘圖象。可寫其聲譜。借曰能

之非所敢知也。曰：何爲其然哉？漢去古近，張倉故秦史也。大予之職典，大胥存焉。逮歆向而下，荀杜理其緒。阮咸夙悟，寶常默解。信都方望而知氣，至焦延壽、祖孝徵、鄭譯、陳仲儒、張率更之屬，皆未嘗束修而知律。若失而求之野，則西域賈胡猶世傳七律，詎謂今無其人哉？叟曰：黃鍾之數九，林鍾之數六，取象於日月也。律呂交而聲變，起日月會而晦朔生。陽生陰，鬼三而損一。

陰生陽，鬼三而益一。故月之甲三，然鬼氣進而行，度遲，鬼氣退而行，度疾，則何以齊之也？曰：氣無窮，數亦與之無窮。鬼受鬼氣九之日，至十九之日，餘而遲者，陽之舒也。鬼去鬼氣廿四日，至四之日，餘而疾者，陰之慘也。夫聲依於日，律依於辰。甲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此聲之數也。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此律之數也。曆則以餘分而

置閏然猶有過於行度者故律惟黃鍾以九而生林鍾之六林鍾以六而生太簇之八爲得數之正無空積忽微餘律相生則數有不可盡者故京房復自中呂上生執始演之至南事爲六十律析之愈微而愈不可窮矣天時不齊聲可得而齊乎叟曰天數爲聲地數爲律故云周流六虛虛者爻歷也陰陽登降得之於易而備成鍾律日月初纏起於星紀周於二十八舍而十

二律配之故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政之氣所以生成萬物也然曆或千歲而更或五百歲而更亦各以其歲爲曆元然則樂得無更乎而中聲將安所取也曰樂者宣於氣者也風氣之散也故八方之風始於不周終於閭闔者西北主殺故自此而歷東璧始辟生氣也至於西方而陽氣導萬物闔黃泉也各隨其方配以律而吹之則十二月之中聲可得此蔡邕明堂月令章

句詳焉。當其王月各自爲宮者也。建子之律陽氣鍾於黃泉。故謂之黃鍾。日爲壬癸辰合星紀。其候冬至在卦則乾之初九也。合於大呂而生林鍾。所謂律妻呂子也。黃鍾之宮既定。則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而五聲十二律自此而調。故律始於子者。以天爲紀者也。曆始於寅者。以人爲紀者也。變與不變自此而稽之矣。後之作者。顧有不能備十二律。或止奏黃鍾一

宮。則何以宣政八風。平叙百物。遂成天地之功哉。叟曰。古者以受命所次之分野。而合之以數。昭之以聲。爲一代之樂。姬出自天龍。而歲鶉火。故數以七。列七同。以夷則之上宮。步自商郊。以黃鍾之下宮。師於牧野。以太簇之下宮。布令商。遂以無射之上宮。施舍百姓。是用樂亦乘數。當辰惟氣所布。烏在始於黃鍾哉。日受命者。改玉改憲。故五德之運。各得一焉。迭建三統。而春之。

於寅卽聲之於子也。不可得而變革者也。而黃鍾者。權度量。衡繩準。所自出。制作之本也。若夫五帝行德。遞興遞廢。勝者用事。禮樂隨焉。故所奏亦惟其尚而已。周人有事於園丘也。以圜鍾爲宮。夾鍾也。生於房心之氣。春秋緯文耀鉤及星經云。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也。有事於方澤。以函鍾爲宮。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地神也。宗廟之中。

以黃鍾爲宮。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三者。各以其類求之。是以爲用不同。非專尚他律也。且周人之樂。無商聲。故聲淫及商。孔子以爲非武音也。荀卿亦以審詩。商爲大師之職。鄭氏以祭事尚柔。而商爲剛強。故辟之。抑又以爲周木德。辟所剋也。非然也。五聲從律。雖欲廢。烏得而廢。諸叟曰。樂者和樂之至。誅伐者。武怒之事也。猶吹律聽聲。以之策事勝負。武王陳未旣。

而雨。三辰之協應也。然則師曠援琴而奏清徵。玄鶴下集。翼舞而鳴。再奏清角。風雨隨至。信有徵乎。曰。氣之應也。奚但絲聲之哀。師曠之奏也。匹庶叩心。飛霜下擊。慘感之感。城高爲摧。此其於動蕩血氣。感通陰陽。夫豈樂之比乎。周之六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鶴之集也。羽物之致也。風雨之隨也。其川澤之應乎。聖主制作之深幽。及於鬼神。其殆是也。叟曰。春宮秋律。則

百卉彫。秋宮春律。則萬物榮。故五音之正。各統一日。以此而遷。揚雄曰。冷竹爲管。室灰爲候。夫九閉之中。法至密矣。而猶有不相應者。或初入月而動。或至中下旬而動。或灰飛三五夕而盡。或終月而飛。少者以爲政有寬猛。臣縱君暴。所感有異。難者以爲旬朔之內。未之有改。且烏有方緩而遽陵。旣暴而且弛者。豈律之不能冥符哉。曰。政之所致。實有焉。猶未盡也。夫氣之留復。

容有差忒。法算之外。考曆者或踈繆乎。抑管之
長短失其度。小而長則舒而未盡。大而短則疾
而先乎。且古之取竹也。生其竅厚均者。是治之
圓。庇度數尤微。今置管或未盡而遽。謂不符何
哉。且律者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故數形而物
具。物具而聲出。物生於數。數生於神者也。故曰
神使氣。氣就形。形理之類。聖人識而別之。清濁
之間。以及耳之所不矚。從有以至未有。細若氣

微。若聲寄之器。存之耳。非具睿聖之心。以乘聰
明。孰能存天地之神。審音之成形。合自然之運
度哉。叟曰。纍黍之法。班氏所傳。千二百爲籥。以
水準概。其法易循。況黍之生不相殊。何後之爲
律者。屢校而卒不定。周官典同。掌六律六同之
和。鄭司農以陽律竹爲管。陰律銅爲管。康成則
謂皆以銅。故班氏亦云。銅爲物之精。似士君子
之介。故必以銅爲器。其量尺有存者。勗等皆取

以制樂。然高下率不得其調。夫有形可類。以其法求之。如彼其難合。且獨裁之以意。則已厚而石。已薄而播。侈而柞。弇而鬱。長而震。其失毫芒而遂以千里矣。曰下生者。倍其實。二其法。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此法之傳於古者乎。而班氏旣云。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又云。一爲一分。十分爲寸矣。而又有以九分爲寸者。拘於八十一之數也。此所以可。

疑也。若調律以竹。所謂竹者。引也。亦自古記之矣。京房獨云。竹聲不足以度調。夫竹之難者。特尺寸擷窕。數度齊量之間。及引氣輕重。洪數小差而已。若取之絲。則燥濕寒暑所侵。及置絃之緩急。漫無所裁。臨時移易。烏可膠柱。故房氏之佳其術。愈踈。嘉平間。東觀羣儒。咸所未達。所謂太常守其器。樂工知其聲。而未喻其情。博士識其文明其義。而不得其音。必也得其音乎。則耳。

之所及。神之其在心哉。叟曰。夫律之候氣。長則
凌而先至。短則泄而不至。十有一月。當冬至時。
陽氣距地九寸。故黃鍾以九寸之管候之。十二
月大寒。距地八寸三分七釐六毫。故大呂律與
之等。正月雨水。距地八寸。故太簇律與之等。二
月春分。距地七寸四分三釐有奇。故夾鍾長與
之等。三月穀雨。距地七寸一分。故姑洗長與之
等。四月小滿。距地六寸五分八釐有奇。故仲呂

長與之等。五月夏至。距地六寸二分八釐。故蕤
賓長與之等。六月大暑。距地六寸。故林鍾長與
之等。七月處暑。距地五寸五分五釐一毫。故夷
則長與之等。八月秋分。距地五寸三分。故南呂
長與之等。九月霜降。距地四寸八分八釐有奇。
故無射長與之等。十月小雪。距地四寸六分六
釐。故應鍾長與之等。此一歲陽氣所升之數。而
律管應之者。也是雖聖人之精測。然亦何以及。

此也。曰數盡之矣。夫三而降一而復。雖陰陽之升降氣朔之進退。十二律之長短。有不由之者乎。故不齊之中。有大齊焉。以一乘三爲九律起於九。畫止於六。律聲也。畫象也。自然而然者也。聖人以數而範圍天地。天地之度。可參而知者。三一之謂也。故徑而寡失。細分之極。於無窮而皆得其紀焉者。舉其要也。李文利不得於測候。由寘管之誤也。然因陽氣所升之度。而古今用

尺之長短。是亦可驗之一端。特氣之強弱。上升於毫髮之間。是非至精。何以極其辨哉。叟曰。北音作於二女。南音作於塗山。之妾。東音作於孔甲。西音作於辛餘靡。四方之音。何以知其合也。曰。夫氣者。陰陽而已。太陰居北方。北者伏也。太陽居南方。南任也。少陰居西方。西遷也。少陽居東方。東動也。四時四維。固有消息。是以聲非止於一端。卽武壯焱怒。以應肅厲。擘緩流濫。以應

和樂適而已矣。抑揚之過太清則志危。太濁則志下。危則不鑿。不鑿則竭。下則不搏。不搏則怒。故音惟其中。揚雄曰。形割瓠。竹草木土金擊石。彈絲以爲天下。攄故石爲軋。軋西北也。土爲坤。坤西南也。竹爲震。瓠爲艮。草爲坎。木爲巽。絲爲離。金爲兌。八方之合而樂成焉。所以和陰陽也。叟曰。十二律以調五聲。然有不足者。應鍾之宮。則徵濁而宮清。夷則爲宮。則商角羽無其調。中

呂爲宮。則十二律皆無所取。故謂旋宮。至於三而止。若旋以十二。則有衍之六十。以至三百六十者。律何以諧也。曰。此小分之說。誤之也。淮南所謂銖積寸累。至丈石而繆。徑而寡失。不在舉其要乎。故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何以鑿爲也。若鄭康成之說。本之呂覽。淮南。蕤賓重上。生至於仲呂。而所生分等。皆倍。劉向之說。隔七爲上。生。隔八爲下。生。至仲呂。而孤。蕤賓。而踰次矣。京

氏以隔九相生。若准之長九尺。析之一寸之內。乘爲分二千。又爲小分以辨強弱。極離朱之明。且不能及。又須柱以拘絃。移動之間。彌不能定。而欲以辨六十律。豈聰耳之所及哉。傳曰：五降之後。不容彈矣。繁聲過聲。周官所過。且知樂者。取雜器扣之。宮商尚能相應。如其不能。則班氏其猶未耶。蕭梁之通隨之七均七調。徒紛亂耳。叟曰：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

羽謂之抑。傳記所睹。或聆鐸音而知其諧。扣磬聲而知歲閏。佩聲聞而見其兆者。此其人皆天授。非有所師傳。然則安得彼懸悟者。語之也。曰：古者成童學樂。誦詩雖性生而能。亦漸靡使之也。且不知者。耻前而沮議。知之者。欲教而未信。樂亡已久。驟語九夏。以駭淺聞。駁康成而非制。氏建獨是之旨。裁之胸抱。考定雅俗。一以三統四時。追復五音十二律之盛。何妥。所以憾於三

十年。席間函丈。誰能屈已下聽。財覽其義乎。是以徒抱書而沉寂耳。安能發明叙致。傳之百世哉。叟乃避席曰。幸哉。得聞此言於吾子也。吾乃今知律曆運造。可數度也。道在茲乎。道在茲乎。

奏進樂書乞興正樂議

嚴 嵩

本部於禮科抄出。新選山西遼州同知李文察奏。臣聞諸周禮。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夷則。歌小呂。舞太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聞諸詩。肅雝和鳴。先祖是聽。聞諸書。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自古聖帝明王。未有舍是而能以化成乎天下者矣。陛下之聖德復古。

樂於今日正所急之先務也。故敢將順其美。於樂記而有補說之作。以足陳澔集說之意。所以明樂理也。於律呂新書而有補註之作。以發蔡元定之蘊。所以明樂聲也。於伏羲卦圖。文王卦圖。夏禹九疇圖。箕子洪範圖。而有解說之作。所以明樂理之原也。於興樂而有要論之作。所以明古樂必可興於今日也。不揣愚賤。瀆冒奉獻。以爲興樂採擇之備覽。且四聖圖中。非徒寓乎

樂理。體無不具。用無不周。有養身之術焉。有正心之方焉。有修身之要焉。有行政之道焉。故臣又作四圖用說第一圖用說。所以保聖躬也。第二圖用說。所以明聖心也。第三圖用說。所以一聖動也。第四圖用說。所以直聖政也。爲此將臣所撰四聖圖解二卷。樂記補說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卷。興樂要論三卷。共二帙。親齎謹具奏聞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臣等切惟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後。拳拳以復古樂爲念。但時當草創。欲爲未就。仰惟皇上以羲黃堯舜之德。際重熙累洽之運。期值百年。聖兼述作。旣制大禮以定天下之式。必作大樂以平天下之情。但樂之道。廣大微妙。非惟情義難明。而其所謂制度者。亦失傳久矣。西漢去聖未遠。樂家有制氏。世在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况數千載之後乎。今遼州同知李文察

奏進樂書乞興正樂一節。臣等看得其所進樂記補說補註等書。所以明樂聲樂理樂原。亦有前人所未發者。其議於人聲中。考定五音。以爲制律候氣之本。其法似爲徑截。昔宋人楊傑議曰。八音皆不能無失。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宜皆以人聲爲度。且人言人志。詠以爲歌。五聲隨歌。是爲依永。律呂協奏。是爲和聲。此皆取之虞書者也。李文察所議。似與

此合惟我。皇上聖德居位。懋建中和之極。實
秉制作之權。則考定元聲。興復雅樂。今日實惟
其時也。

進律呂元聲書疏

范永鑾

臣考之。自秦焚六籍之後。律呂之學。已失其傳。
而大樂之不正也久矣。治道之不古若。良有以
哉。臣思已故教授李文利。本之劉恕通鑑外紀。
長孫無忌隋志。并呂氏春秋所載。皇帝命伶倫
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
鍾之宮。曰含少。因而詳加考証。以三寸九分正
司馬遷黃鍾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

以生二由少以及多。見黃鍾數少爲極清。以正
宮聲爲極濁之誤。以左右對待各得一百二十
九分。正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
以正徵循環無窮。正隔八相生。往而不返之誤。
畫圖立說。昭然可考。初非無稽之空談。實有據
之定論。顧編垂成。而天不假之年。但將泯沒不
傳矣。其兄知縣李元。憫其志大而未遂也。取而
復加校補。臣叔副使范輅。亦嘗同臣師事文利。

曾聞其槩。迺互爲校正成帙。因其舊名律呂元
聲書。臣竊念本以膚淺。於此理茫然。莫測其微
奧。今得此帙而觀之。恍若有得者。大樂終不能
晦。故劉恕無忌。呂氏存其度於煨燼之餘。而臣
師李文利。并其兄李元。臣叔范輅。拳拳互相發
明於大壞之後歟。臣思不爲之表白焉。則文利
之志。終不能伸。而音樂之正。治道之污隆。終無
以考驗矣。乃謄寫上。獻如蒙乞。勅廷臣再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三
加詳議。如文利之所著。果有裨於大樂。下之所司。試而行之。誠千萬世之大幸。而文利平生辛勤考究之功。亦得以少見於天地間矣。

論元聲書

楊廉

承惠寄校正兩山先生李公律呂書。卽其黃鍾三寸九分算之。由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之大簇。增九分。由大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之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

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回十一月之黃鍾。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鍾。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

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於此乃見。執事書序高文。所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所謂喉齶舌齒唇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一一拈出。以示人。可謂透其關鍵而得三昧矣。今以司馬遷黃鍾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算之。黃鍾至大呂。減

六分奇。大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太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蕤賓至林鍾。增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增二分奇。應鍾至黃鍾。增四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算之。不差毫忽。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

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四寸三分奇。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背馳之甚哉。謂司馬遷之差。其差處正在於此。謂李書之得。其得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宮羽之舛。此清濁之逆施。正

由黃鍾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廉嘗見歙人鮑泰希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曆大槩氣朔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度。然則鮑書豈非有一定

之法而如是哉。知曆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算矣。嘗以今曆氣朔較之。相去特五六時。却是亘古亘今如此。實萬年曆也。鮑書謂郭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卽今曆法。我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審如李書則鍾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者之獨見如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聖人在上。必有軒轅命伶倫。放勳命羲和之盛舉。惜無以

二書獻之。闕下者其所係豈細故哉。廉於西山蔡氏書嘗爲之律呂算例。於郭守敬法亦嘗爲之綴算舉例。然不過爲二家之註腳。亦終於聚鐵鑄錯耳。廉於李書窺見一班半點。安敢肆然輒加語於其上哉。尚冀執事之見察也。鮑書并往執事聰明過人。有入手處。幸有以教。我亦不宣。

候氣說 館課

陶望齡

樂之作何也。以示同也。大同之道。三才合體。幽明一量。雖然世之懵者。不得則疑焉。聖人口形氣聲三者。豈非所繇爲人者哉。一可見而兩不可測。可見起闕。不測成通。聖人舍其闕而用其通。於是因聲氣以制樂。故天無所不通於人。而占天者以氣。人無所不通於天。而格天者以聲。聲氣之爲同。易知也。叫嘯啼呻。偕聞於天。而爲

八音六律之制以寫之。氤氳散均觸乎物而爲密室。緹殺之法以候之。絲竹灰琯之爲同易知也。古之聖人後天以徵聲而得其感。先天以候氣而得其應。感若呼。應若響。用其顯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以謂樂之用神而聲氣爲微妙。噫亦謬矣。候氣之法始見於司馬彪續漢書。後史言之甚備。其制先治一密室。令地極平。以木爲案。置十二琯。各如其方。實以葭莖之灰。覆以

輕縠。埋琯令其上齊。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鍾琯應之。餘月皆與律琯長短相應。如鍼之治病。深淺蹈窾。則氣達耳。布方列位。徒取備制。實無與也。語曰。東風至而酒堪溢。蠶叫絲而商絃絕。冬至而麋角解。月虛而魚腦減。故草知歲。莫紀日。燕識社。此以物候者也。度景而古豐凶。登高而察氛祲。此以象候者也。人之於氣。喻若魚水。春女思。秋士悲。神以序。易意與時變。

奚非候哉。設琯之制。取徵於顯。託驗於秘。非有他謬巧也。然琯乘於氣。自長自短。聲出於管。自清自濁。陽萌於復。故子月爲天。統音尚其中。故黃鍾爲君聲。因天因地。能鬼能人。道生數。數生律。自然爲綱。故足貴也。而鄙生小拘。務新臆見。傳會義理。自司馬遷以來。去古甚近。皆云黃鍾八寸七分。或云九寸。要不甚遠。而李氏信口覽浮浪之說。執以爲三寸九分。夫歷世以降。闇解

非乏。沿襲未舛。猶可無論。至於子月符候。正由九寸之琯。應時飛動。未聞其垂。因氣辨聲。可爲左驗。至於次第益之。則高亢而不倫。次第損之。則纖伏而無聲。季通之辨。斯爲確矣。大抵聲之應律。如氣應琯。空穴竅木。風觸爲聲。中於宮商。莫知其然。又況於八音之爲器哉。凡謂古樂未亡者。非求盡合而不能不合也。但歌之而無淫。哇奏之而無繁亂。於以宣八風而平六氣。不難

矣。論樂者幸無神其說而深言之。

十二律旋相爲宮說

王喬桂

夫樂始於無聲。而宣滯暢和。滌邪移俗。則律呂之功。爲鉅律者。帥也。所以帥導陽氣。使宣達也。呂者助也。所以助陽成功也。總之爲十二律焉。故冬至日月會於星紀。位在丑。氣合子。爲黃鍾。大寒會玄枵。位在子。氣合丑。爲大呂。雨水會娵訾。會在亥。氣合寅。爲太簇。春分會降婁。位在戌。氣合卯。爲夾鍾。穀雨會大梁。位在酉。氣合辰。爲

姑洗小滿會實沉位在申氣合巳爲仲呂夏至
會鶉首位在未氣合午爲蕤賓大暑會鶉尾位在巳氣合
在午氣合未爲林鍾處暑會鶉尾位在巳氣合
申爲夷則秋分會壽星位在辰氣合酉爲南呂
霜降會大火位在卯氣合戌爲無射小雪會析
木位在寅氣合亥爲應鍾自黃鍾至仲呂屬陽
自蕤賓至應鍾屬陰合而言之則爲大陰陽黃
鍾屬陽大呂屬陰一陰一陽相間析而言之則

爲小陰陽陽道常饒故其律順而左旋陰道常
乏故其辰退而右縮是十二律者上以會十二
舍下以應十二辰豈私智術數所能爲哉悉天
地自然之理也中於宮彰於商觸於角祉於徵
宇於羽聲與律旋相爲宮宮者君主之義也十
二律更迭爲主當其爲主五聲皆備其法以本
宮爲君隔八相生上生益一下生損一取四聲
而應和之如黃鍾之宮下生林鍾徵也上生太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三
簇商也。下生南呂羽也。上生姑洗角也。推之十
一律各爲宮。亦各應以四聲。長短清濁。無相凌
亂。記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此之謂也。
夫樂之難。不在聲。在於定律。定十二律。旋宮之
難。不在宮。在於黃鍾之宮。黃鍾正。則諸律各得
其所。八音克諧。猶運之掌矣。黃者中之色。所貴
於中者。以其能貫十一律。而歸於宗也。鍾者種
也。十一月陽氣施。種於黃泉。物始萌生。應而導

之。以爲六氣元也。明此二義。然後黃鍾可得而
正也。呂氏春秋載黃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制
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爲黃鍾之宮。曰
含少。劉恕外紀。無忌隋志。亦與呂氏無異焉。自
太史公志律。以黃鍾爲九寸。蔡季通新書。因之。
後之言樂者。遂祖子長。而於諸書。漫不加釋。於
是黃鍾之度。茫然無據。而旋相爲宮之義。亦將
宵默而莫可識矣。夫黃鍾當子之中。一陽初動。

於卦爲復則三寸九分者陽之始也升陽漸益故大呂四寸五分然大寒陰氣猶壯陽雖進而尚微故止升六分也自是而後巳向於春故太簇五寸四分又夾鍾六寸三分又姑洗七寸二分又仲呂八寸一分而蕤賓則得九寸焉蕤賓當午之中六陽既亢於卦爲姤則九寸者陽之極也歸陽漸損故林鍾八寸四分然大暑陰氣未行陽雖退而尚隆故止降六分也自是而後

巳向於秋故夷則七寸五分又南呂六寸六分又無射五寸七分又應鍾四寸八分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焉此太陽行氣之數也陽性動動者數三始於黃鍾三寸九分陽之少也極於蕤賓爲九寸陽之老也而自九寸約之復終於三寸九分之數是所謂能貫十一律歸乎其宗者也司馬氏不解九寸爲黃鍾之變而直以爲黃鍾之管遂生九分爲寸黃鍾八十一分之說大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三
呂而下以次漸減參差不齊而宮商淆亂不知陽氣自冬至後漸升而律反短則氣有餘而管不足夏至後漸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況以應鍾接黃鍾纔間一月而相去四寸無奇則何以續氣數而和聲音哉韋昭曰九寸者黃鍾之變悟變之旨則知黃鍾者其度短也其聲清也而諸律由是可正矣何者天清而上浮地濁而下凝人受生於天地感物觸形而聲氣

出焉清而上升者爲貴濁而下降者爲賤數少者貴數多者賤故以五音言之宮聲清黃鍾爲正宮其數極少故爲君臣數多於君故商爲臣其聲次清民數多於臣故角爲民其聲清濁相半事多於民故徵爲事其聲次濁物多於事故羽爲物其聲極濁以十二律言之黃鍾極清太簇以下以漸而濁至蕤賓而極大呂次清夾鍾以下以漸而濁至林鍾而極極則以漸而清復

轉爲黃鍾焉。惟九寸之說行。故議者咸以羽聲爲清宮聲。反濁清濁。旣淆。度數遂紊。而君臣民物皆不安其位。而禮義廢矣。至謂律呂之數。往而不返。又謂黃鍾不復爲諸律所從。果若是則旋宮之說。奚自起哉。故審音知樂者。當於聲氣之元求之。

律尺考

王廷相

古人制尺以調律。累黍以定尺。然隨代變易。訖無定準。漢志云。律本起於黃鍾之長。以羊頭山。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之長。蓋一黍約一分。九十黍九寸律也。此必上古以來有所傳授。故歷代因之。以定律尺之度。周禮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又言桓圭九寸。是周人以十寸爲尺矣。故歷代

以周尺爲古尺。漢有劉歆銅斛尺。蔡邕銅籥尺。建武銅尺。漢官尺。魏杜夔尺。田父玉尺。梁表景尺。晉始平古銅尺。汲冢玉律尺。錢樂之渾儀尺。隋開皇水尺。官尺。後魏元延明尺。梁劉曜土圭尺。五代王朴律準尺。宋和峴尺。太府布帛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由是觀之。尺隨代更。律隨尺。異雖有慕古之君。出而正之。終然不能歸一。豈非神理難詮。器數形拘耶。按晉荀勗依周禮制。

尺。謂之晉前尺。與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祖冲之銅尺。汲冢玉律尺。其度皆合。隋意以其與周尺同。因以校諸代之尺。田父玉尺。梁表尺。加勗尺。七釐。漢官尺。加勗三分三釐。始平銅尺。杜夔尺。加勗四分。渾儀尺。加勗六分四釐。蔡邕銅籥尺。加勗一寸五分八釐。元延明尺。加勗五分八毫。開皇水尺。加勗一寸八分六釐。劉曜土圭尺。加勗一寸五分。夫史臣稱勗推考。日代之法。術。

極精密。及阮咸聽其所造之樂。則又以鍾律聲高。樂音哀思。及得始平古銅尺。果長。最所造四分。是豈可以最所造。獨是。而諸代盡非乎。宋仁宗朝。詔丁度詳定。鄧保信等所定律尺。則以和峴之景表尺爲長。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長二分。比景表尺。短四分有奇。胡阮保信及李照所用。太府寺布帛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不可依用。乃再造景表尺。上之。而高若諾。卒用漢錢尺。

依隋書。定十五尺。藏于太常寺。夫宋祁以胡瑗所造鍾律。與古法相合。隋唐以來。諸儒皆不及瑗。而高若諾。則以爲不可依用。然則鍾律尺度之中。將何所據。而爲定。依乎夫器有形而易拘者也。聲無形而難調者也。以爲校黍。則黍有大小之異。累有長廣之殊。黍不可盡信矣。以爲定於人之聲。則喉有長短之不齊。音有清濁之各異。聲不可以盡依矣。故歷代以來。尺之長短。杳

無定準。樂之高下。茫無定聲。擬議紛紛。率莫能
決。如此。嗟乎。形質難均。物情自然。是以聖人制
度立法。存其大槩。要在聰明察之爾。今之制律
者。必曰累黍定尺。固無恰好符契之妙。若曰棄
黍爲尺。亦無特契之理。予謂先守累黍之法。以爲
律尺。大分資藉之地。後參古人耳聽心會之術。
以爲考聲命尺之本。庶幾所謂元聲者。必於此
而得之。不然。止據區區累黍之法。以爲定尺之
要。恐未免毫釐之差。遂致千里之謬矣。又。何望
夫夔曠之闡域也哉。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三終

